

典藏

ARTCO CHINA

读天下

2016.09 今艺术

请

MULTI-SENSORY ART

闭眼

嗅觉 · 听觉 · 触觉 · 全体感艺术

黄志超的奇趣天地 | 泰康入股 苏富比趋势解析 | 杨洋三迁 升级“杨画廊3.0”



黄志超, 《黄山记趣》, 2014, 180×280cm (图片提供: 艺术家)

Yishu
典藏 國際 版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云与茧: 闫晓静访谈



附刊

Feature / 专辑

- 26 全感: 感知驰骋, 官能幻境 / 徐佳蕙
32 触感: 触摸世界, 感受艺术 / 李素超

- 38 听觉: 声韵艺韵, 音波无界 / 李素超
44 嗅觉: 呼出自我, 吸入万物 / 张亚庆

Special Report

- 60 泰康入股 苏富比的下一步? / 林亚伟、林琬琪
64 陈东升西进苏富比之路 / 陈意华

Yishu 国际版专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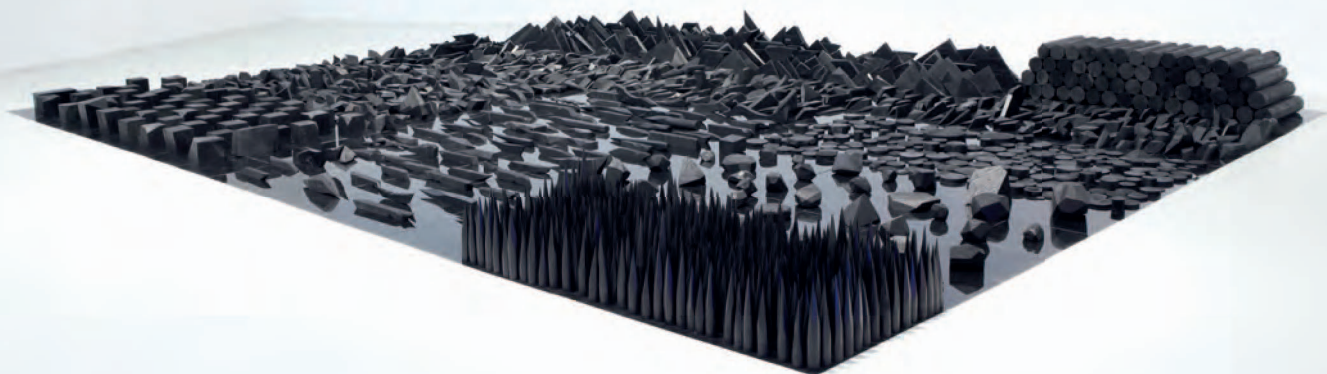
- 88 云与茧: 闫晓静访谈
/ Matthew Ryan Smith (采访)、熊月剑 (译)

Reviews 评论意识

- 94 埃利亚松的“镜·光·水”空间秀 / 蓝文钰
100 在 2000 年后的“转向” / 张亚庆

Art Scope 潜望镜

- 106 上海: 山与路间 / 徐佳蕙
108 北京: 安迪·沃霍尔: 接触 / 张天琦



云与茧：闫晓静访谈

采访 | Matthew Ryan Smith

译 | 熊月剑

图 | 艺术家



Matthew Ryan Smith 博士、自由撰稿人、独立策展人、教育家，生活和工作于伦敦和安大略。2012年毕业于西安大略大学艺术与视觉文化专业（策展方向），获博士学位。现担任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大学和西安大略大学艺术史讲座教授。Matthew 撰写了许多当代艺术和视觉文化领域的展览目录、艺术出版物和学术论文，他最近的文章《自传式视频艺术中的关系策略》发表于《自传：跨学科季刊》（2015），论文《YouTube、Vimeo 和 Dailymotion 网站上视频艺术的表演性挪用》发表于《策展研究》（2015）。他最近完成了关于后种族隔离时代约翰内斯堡对于非法涂鸦干预的一个章节，即将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

闫晓静，加拿大华裔艺术家，出生于中国南京，目前生活和 works 于加拿大多伦多。2000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装饰艺术专业，获艺术学士学位，2007年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雕塑专业，获艺术硕士学位。她的创作主题包括移民、身份认同、文化差异和轮回等等。她常常在当代美学框架下使用传统的中国材料和手法，以纤维、蜡、纸、木、贝壳和丝绸等为原料，创作出令人惊艳的雕塑和装置作品。在此次采访中，闫晓静和我们讨论了跨文化问题和她近期一些创作的灵感来源。

典：你的华裔身份对你在加拿大的艺术创作有什么影响？

闫：艺术正是我表达“加拿大华人”这一身份认同的途径。在中国的时候，我不会明确地感觉到我是一个“中国人”，也没有考虑过作为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当我离开中国，接触到外面的世界时，也并未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是周围的新环境促使我认识到了这一点。突然之间，我的习惯、个性、外表，都被打上了中国人的标签。周围的人每天都在提醒我，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常常自问：怎样才是一个好的异国人？中国的文化、训练和传统启发了我的创作。当我来到加拿大之后，对非本土文化的适应过程同样也塑造并激励了我的创作，我很珍惜这种多元文化背景带来的丰富性。14年的移民生活可以说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段经历帮助我开始理清自己与加拿大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我对身份认同的看法改变了，不再陷于焦虑、孤独和挣扎以及两种文化的冲突。我从这些经历中成长了，上升到了生命的另一个阶段。现在，我的视野更加开阔，艺术想象力也更加自由。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加拿大。我可能无法找到两种文化的完美平衡，但我认为我们移民群体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混合型文化。

典：你在作品中直接使用了中国的材料、传统和仪式？

闫：是的。我为中国的材料和传统着迷。我经常使用中国传统的工艺并加以改造，试图在当代语境和表达中为它们赋予一种新的身份。仪式是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与生俱来的一部分，我还没有探讨过这个主题，但这有可能是我未来将会涉及的一个方向。

典：你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是否遵循自己的一套美学标准？

闫：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拥有自己的美学。近年来，中国艺术已经成长为全世界最生机勃勃的艺术现象之一。中国当代艺术家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方面，他们必须与来自外界、主要是来自西方的影响抗衡。面对这些影响，他们或吸收、或抵抗、或者两者兼具；另一方面，他们必须面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他们对传统可能会拒斥、消化、适应或者将其转化成某种当代形式。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其他历史悠久的国家也要面对这种状况，例如印度。

典：你曾经说，“我用中文思考，但用英语表达”，这一点与你的创作有什么关联？

闫：我离开中国已经14年，思维、梦境、感受情绪的方式都是中英文并用的。当我和其他中英双语者交谈时，我们可能会在两种语言之间切换，因为没有哪两种语言在意义上是完全一一对应的，但中文无疑占据了更大的比例。中文对于我的知识世界、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中文仍然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另外，童年生活也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我将艺术作为不可见的精神世界的视觉表现，把它视为一种翻译过程。当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就需要去寻找适当的材料、形式、色彩、以及展示方法来表达我的想法。选择材料就像从我的词汇表里选择合适的词汇。我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创作，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指的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还有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

典：你为什么选择在多伦多定居？

闫：我在多伦多已经居住了差不多12年。如果家的定义是指你对一个地方的归属感，那么我的归属感是不断变化的。来到多伦多之后，我慢慢地开始觉得多伦多就是我的“家”。由于我背井离乡的经历，我对家的感觉与生长在这里的人们还是不一样的。我仍然有一种旅行者的好奇心，我一直对新鲜事物、探寻、惊喜和自由保持着强烈的兴趣。

典：你曾经谈到你在过去的你和未来的你之间，感受到一种悬置感，这种状态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闫晓静, 《灵芝》, 2014, 青铜 (图片提供: 艺术家与多伦多朗斯代尔画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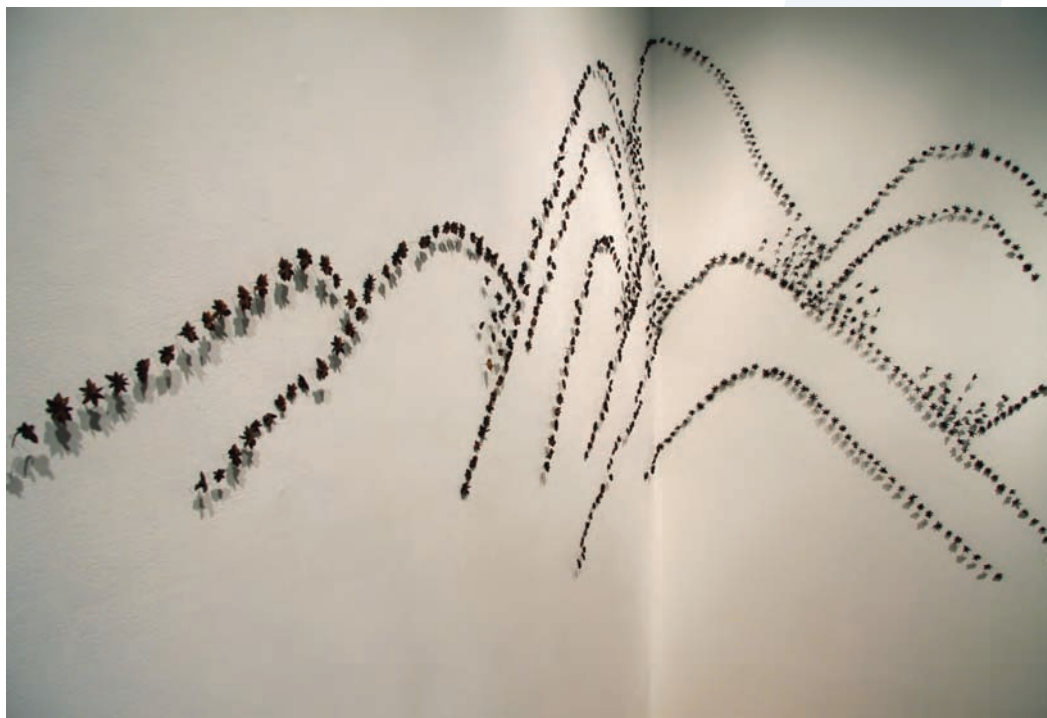
闫晓静, 《观音》, 2009, 织物硬化剂、中国流苏线穗, 213.3×60.9×60.9cm

闫: 你提到的是我在撰写《观音》(Guan Yin, 2009) 这一作品的简介时使用的句子, 这是一个用中国流苏线穗制作的雕塑作品。“观音”是中国佛教中慈悲的化身。在印度佛教中, 观音是男性, 但是, 当佛教在两千年前传播到中国之后, 渐渐变成了女性。这种转变本身就是转化和适应之间的挣扎, 并最终找到适当的归属感的过程。我在红色的人造丝线上涂上了一层 Paverpol 和 Powertex 织物硬化剂, 制作了这座观音塑像。这种丝线通常被用来制作中国灯笼和扇子上的流苏吊穗。涂上硬化剂之后, 丝线形成了一种混乱纠结的状态, 象征着挣扎。尽管塑像的底部是与地面接触的, 但我另外用透明的鱼线把整个塑像悬挂起来, 表达了在后天的文化环境中, 过去的我和未来的我之间的一种悬置。这一“悬置”的隐喻在我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我认为悬浮的状态是一

种美学手段和概念策略。悬挂着的作品向观众展示了一种若隐若现的忧虑和危险的美感。这是一种飘浮着的生命力。

典: 我认为《云胞》(Cloud Cell, 2014) 是你最有力的作品之一。你用单丝固定淡水珍珠, 制作了一个体量很大的作品, 外表看起来是一朵云的形状。这个作品表达的是什么?

闫: 《云胞》是我最近的作品。这个作品受到了中国文人石的启发, 它们具有天然形成的惊人的形状和纹理。文人石的颜色多样, 尺寸也差异很大。小型文人石通常放在桌案上, 而大型文人石则被用来布置传统的中国园林。无论尺寸如何, 文人石都是一种沉思的工具, 作为人们思索和赏玩的对象。我试图创造一件类似文人石的作品来表达阴阳二元律。



闫晓静，
《星山》，
2012，八角、金属别针

我把 13000 多颗珍珠串联起来，既可以看作一种水流侵蚀而成的文人石样貌，也可以看作文人石的恐怖的对照物，即原子弹爆炸释放出的蘑菇云。一方面，文人石是自然力量逐渐形成的，被挑选来用以沉思；另一方面，原爆却是为了实现瞬间毁灭而采取的人为手段。珍珠本身就是一种自然过程的产物。中国的珍珠产量至少占全世界珍珠产量的 92%。

典：我认为《云胞》与你的另外一件作品《星山》（*Star Mountain*, 2012）有很强的关联性，后者是用八角和别针制作的。这件作品的灵感是什么？它和《云胞》有关联吗？

闫：我在创作时并没有刻意制造这两件作品之间的关联。像许多中国艺术家一样，我从小就开始练习水墨画。云、石、山、水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水墨画中最常见的主题。它们是中国美学、哲学、宗教、文学和艺术的核心。《云胞》借鉴了中国文人石，而《星山》受到了山水画的启发，以大自然为主题。中国人都热爱山林。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是道家和萨满教中的神话传说。传说中的先贤和神仙就居住在深山野林中。山林也被视为通往天界的入口以及神秘的鬼魂和强大的神灵的所在地。

另外，山林一直都是人们朝圣的场所和目的地。人们来

到山林，与聚集在此的能量和力量沟通。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包括我，这里是一个神圣的场所。而八角是中国烹饪中常见的一种辛香料。我用大头针把八角固定在墙上，描绘了被侵蚀的山脉交错的脊线和裂痕，一片荒芜的景象，就像许多中国山水画中所表现的那样。我使用的一些八角是完整的，还有一些是碎片。这些八角和它们的影子代表了树、生灵和人的影子。八角和珍珠一样，每一个都是不同的。二者都是根植在我的文化和个人经历中的。

《星山》中另外一个不可忽略的元素就是香气。八角的味道是相当强烈和独特的。当我在大多伦多的 Red Head Gallery 布置这件作品时，大家在一进入大楼的走廊上，远远地就能闻到八角的味道，而这时他们距离画廊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对我而言，味觉和阴影虽然是无形的，但它们提供了完美的感官途径，营造出一种诱人的气息和迷人的氛围。

典：《桥》（*Bridge*, 2009）和《九曲桥》（*Zig Zag Bridge*）（2011）这两个作品的含义是什么？

闫：《桥》是由悬挂在空中的 1364 个中国瓷勺构成的装置作品，呈现了一个悬浮的经典中国三拱桥。桥的象征意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桥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抽



闫晓静，
《墨-水-石》，
2014，录像，4分20秒

象的；可以是两个世界的沟通、两个社区之间的情感联系，也可以是认识和发现自己以及这个世界的通道。一座桥连接了两块陆地，但它又不属于任何一端。桥存在于不同世界之间，却不属于任何世界。站在桥上，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它是一个场所，但它又是一个超然的空间。它可以表现转化——当你过桥之后，你就不再是同一个你。我认为我自己就是一座连接两种文化的桥，永远悬浮着，从未真正跨越。石拱桥是中国最常见的桥梁结构。在园林设计中，设置拱桥是为了形成水中的倒影。九曲桥并不是功能性的，而是一种装饰手法，为湖泊和池塘等水景增加一种错落有致的趣味，扩展那些走过水面的观者的漫步范围。

典：最近，你开始制作视频作品。这给你带来了哪些不同于其他材料和媒介的体验？

闫：我在洗笔时，总是喜欢观察墨汁在水中散开的样子。这就像一缕轻烟的曼舞、飞翔和变化，非常迷人。于是我决定捕捉这些时刻。我拍摄了一个喷泉，逐帧剪辑，每一帧表现了水流的涌出，似乎每一次都在与重力对抗。中国美学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就是暗示。水的弧线和起伏让人联想起文人石；两种不同但从根本上有关联的材料产生了类似的形式。

《墨-水-石》（Ink-Water-Stone, 2014）是与《云胞》同时展出的。中国人认为水也是源源不绝的能量来源，永远在生成和变形，不断再生，永无止境。黑白之间的运动和动

态比静止的色彩更有趣。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 (Michael Ondaatje) 在他的二战小说《英国病人》 (The English Patient) 中曾写到文人石：“在亚洲园林中，你可以看着一块石头，把它想像成水；你可以凝视一个静止的池塘，认为它像石头般的坚硬。”就像我之前所说的，我把材料、色彩、手法和展示方式都看作我的词汇表的一部分。我一直在学习新的词汇。我学到得越多，我的作品就越能清晰地表达我的想法。

典：“轮回”在你的作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闫：在佛教传统中，轮回是指人死后灵魂转世到新的身体中。新的身体可以是任何生物，可以是花朵、动物或者人等等。轮回涉及一种有形存在向另一种有形存在的转化。艺术创作对我来说也是这样一个过程——观念流动，经过我的灵魂，从内在世界映射到外部世界。

典：你最近一些作品包括了《云胞》《波浪》 (Wave, 2014) 《灵芝》 (Ling-Zhi, 2014) 《云》 (Cloud, 2013) 《池塘中》 (In the Pond, 2012)。你能不能谈谈你的作品与自然界的联系？

闫：自然界并不是我作品的主要题材。当然，沉思的自然界始终贯穿在中国文化中，而且通常包含了强烈的象征或符号意味。我一直对中国的视觉形式、符号和传统很感兴趣，我常常思考在作品的视觉形式和内容上，如何才能将这些元素转化成兼具现代和传统特性的新的视觉形式。有时候我玩概念；有时候我更关注形式、结构、材料，以及它们与所在空间的关系。云、石、浪（中国山水风景画的元素）和传说中能使人长生不老的灵芝，在中国文化中都有丰富的符号意涵。我的作品暗示了这些关联性。但是，我更看重我对这些元素的转化所达成的视觉形式。我希望人们在我的作品中体会到新的观念和新的意义。

典：你认为你的作品是自传式的吗？

闫：我从来不相信我的作品是自传式的。不过既然你提到了这一点，那么我大致回顾了一下我的作品，确实看到了一些带有自传性质的层面。我的作品与我作为加拿大华裔的个人经历有关，包含了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的飘摇状态。作品成为我面对生活境况时自我表达的工具。这算是某种程度

上的自传吗？

典：我认为可以这么说。

闫：我可能还没有完全解决作为移民的新的经验、调适、沟通、文化归属、失落和文化认同这些问题，但它们已经不再是我的主要兴趣点。我不确定未来的五到十年我的作品是否会减少自传性质，还是会开始更多地表达成年后的经历，而将成长期的经历抛诸脑后。

典：你主要受到了哪些艺术家的影响？

闫：我喜欢观察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艺术家和作家，这也许是因为我们有类似的经历。在一个混杂和多样的世界中，多重视角不断生成并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我也会留意那些创造性地使用材料或者是以新的视角来思考的艺术家，但我并未受到某一位特定艺术家的影响，我感兴趣的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不同事物而不仅仅是艺术这一个领域，我对日常的现实也很感兴趣。

典：目前你对哪位艺术家的作品最感兴趣，为什么？

闫：许多伟大的艺术家正在创作非凡的作品，比如委内瑞拉画家卡洛斯·克鲁兹-迭斯 (Carlos Cruz-Diez)。我有幸作为第一批观众参观了他江苏美术馆的个展。我很佩服他对光线这种虚幻的材料的运用，他制造了一种美学氛围，使观众沉浸在艺术家的色彩、时间和空间所构成的自主现实中。我也很欣赏莎拉·施 (Sarah Sze) 用日常不起眼的物品制作成的庞大而复杂的特定场域作品。我还喜欢戴安娜·阿尔-哈迪德 (Diana Al-Hadid) 的雕塑作品，因为她的作品融合了来自多方面的影响，东方与西方，从文学、历史到科学。谢伊·亨布里 (Shea Hembrey) 让我惊叹于一个人如何能如此有创造力，拥有如此广阔的创意。还有太多有趣的艺术家，我在这里无法一一提及。

典：最近你有什么展览吗？

闫：有一个个展预计 2017 年开幕，地点在安大略省万锦市的 Varley Art Gallery，这也是我现在居住的城市。我将为之创作一组新的作品，但具体的内容尚未完全确定。📍

(特别鸣谢：国际版专区由JNBY赞助制作)